

釋

史

卷百四十八至百五十

繹史卷一百十二

戰國第十二

列莊之學

劉向別錄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

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宜為繡公漢書道家列子八篇各御疑

列子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

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

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

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

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

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

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

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繇繇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

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
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
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
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子列子適
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蹙蹙蓬而指頷謂弟子百豐曰唯予
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蠅
爲鶉得水爲鼃得水土之際則爲黽蠃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
鳥陵鳥得鬱栖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螻蛄其葉爲胡蝶胡蝶
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于日化而
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

醯醢酪生乎食醯黃軹食醯黃軹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脊芮脊
芮生乎腐蠶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
也鵠之爲鸛鸛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鵠也燕之爲蛤也田鼠
之爲鶡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獮之爲援也魚卵
之爲蟲豈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鵠純雌
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后稷
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
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于機萬物
皆出于機皆入于機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
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
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

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下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

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齊之國
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
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壞自此以往施及
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
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
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
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
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
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
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
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

哉河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黃帝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

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

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
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
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
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
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
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汝居先
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
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

敢復言

莊子記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宜秋日
遊於風穴是風至卽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列禦寇爲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
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
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降
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
矣夫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
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
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
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謔子之先生死矣弗恬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汨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

泝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
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
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
妻爨食糝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怱然
而封戎壹以是終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
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
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

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

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驅虎爲前驅鵬鵠鷹鷂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

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
竝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于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
受之同于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
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
無所遺逸焉

周穆王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熟測之哉
覺有人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
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此大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灼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舄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夢想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

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
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
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
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
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皐
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
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尙義多馳步少
休息常覺而不眠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
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
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
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諭其懃者